

空

总是想得太多

◆ 戴蓉

假期里的校园空空荡荡。等电梯的时间短了，海报栏里花花绿绿的招贴消失得干干净净。特别喜欢雨后和大风天的草坪，终于草地也可以清静一下，恢复原先的模样。月朗星稀的深夜也很好，终于不再担心被风筝的线缠上，或者孩子把球“砰”地一脚踢过来。夜就是要够黑够空洞，才能让人安享不旁人和纠缠的静谧。也是假期，在一个大雪天经过这片草地，我记得那天有急事要办，但还是停下来欣赏铅灰色的天空和白茫茫的草地，草地的边缘站着一个个笨拙的雪人。亲爱的雪人，你一定见过奇迹，比我更了解相逢和离别的意义，然后无声无息地融化。

天生喜欢空旷的景物。有一类人和别人相处时消耗能量，一个人时才是充电，我无疑就是这样。于空中感受生命的欢愉，不想要声音，不想有表情。爬山的时候，每次一个人走到一个视野绝佳之处，而同游的人，已经跳棋般散落在不远处，我

都心生喜悦。芒草摇曳，山下的溪水绿得像深邃不透光的碧玉，路边的紫薇和大花萱草开得风姿楚楚。微凉的雾气和风裹挟上来，在大暑天里，几乎要打一个快乐的寒噤。旅途是会让人一个人的野性复活的，我一路走一路想，这样的景色还是太温柔了些，下次去一个能让血液里的风声“呼呼”作响的地方吧。“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飒爽的风，一定会把渺小的哀愁一扫而空。

在一个小镇上度假，多数商店都在下午四点打了烊。黄昏，明明太阳还悬在天上，整条小街却只能听到我自己的脚步声。拉开几家饭馆的门都无功而返，攥着一张好心人画的地图在街上找面馆，进门发现整个店堂除了我空无一人。把店员喊出来点了一碗荞麦素菜面，等她一转身回到后厨，店里又寂静下来。我几乎怀疑这是一个电影里的画面。

本埠生活录

◆ 石磊

晚夏与龙井

之一，这是一个殊不寻常的晚夏，笼罩了整整一季的炎热，竟是一点不恋栈，说走就走，抬脚踏出门槛，头也不回地，一径走得无影无踪。这个真是违背常情常理，让立在夏天的尾巴里，满心打算好，要咬牙切齿，跟炎热再战三百回合的草民们，十分的惘然，拔剑四顾，竟没有了对手，那种荒荒的狼狽。

炎热抽身离场，乘隙而入的，是黑雨。这个缠绵悱恻的晚夏，性情忽然一变，弄得十分的滂沱，日复一日的倾盆大雨，仿佛一张湿淋淋的罩布，天罗地网，盖得紧密。滂沱得实在在长久了，便让人好生想念那种干热，火爆热烈的，骄阳当空的，一滴清汗滴到地上立刻滋滋作响的，燥极干极，直指人心的那种热。

然而日子终究无法可想，依旧一个个湿淋淋地来去，万物水汤汤的。于是便想开，无所谓，照样兴致勃勃不打折扣。黑色暴雨里，雨衣雨伞复雨靴，全副装备，赛过赴一场盛会，玩命冲出去吃一枚双酿团。吃完回来，直接泡进浴缸里。友人在微信里笑，叫外卖会不会啊？答伊，外卖？darling以

为双酿团是 pizza 么？脑筋乱转弯。黄昏包子放学回来，看见点心碟子里有肥滴滴的双酿团绿豆糕和橘红糕，满盘都是他的爱，笑嘻嘻跑进厨房来找我，妈咪，我们还有龙井么？

之二，梁实秋写喝茶，看来看去，朴素得腰细，那么讲究的老前辈，就喝这点粗枝大叶的茶，让今天的人瞧上去，不好意思，说句不客气的，真真不堪。当然这亦怪不得老前辈，从前的交通，从前的资讯，哪里能像现在这样驰骋天下。住在北京上海的，想喝口好的，出门就去了云南福建。早上离家，中午就喝到嘴里了。什么想念不能落实？搁在梁实秋的时代，一辈子，到过一趟两趟云南，可就登天了，来不及搞清生普熟普，就回家了。不过梁实秋写到的玉贵，倒是有趣。父执有名玉贵者，旗人，精于

饮饌，居恒以一半香片一半龙井混合沏之，有香片之浓醇，兼龙井之苦清。吾家效而行之，无不称善。茶以人为名，乃径呼此茶为玉贵。

旗人如此识饮，当真精贵一等等。一半香片一半龙井，如此妙手勾兑，想想都极有滋味。亦想到日本很多米铺，就是卖大米的普通小铺，懂经老板，都会勾兑大米，某米三成添香，某米三成增软，某米三成清爽，某米一成补韵，等等，讲究起来，头头是道，家家米铺，有自己的独门配方米，实在是，真会吃饭。我学了这一手，平日，亦是一半崇明米，一半五常米，勾兑着煮饭，不信，你试试。

隔日一早，友人在微信里问安并报告，今早煮了龙井粥。看完这一行，呆了一会儿，赞伊，darling 雅兴。心里却一片疼惜，龙井熬粥，简直跟杀人如麻，没两样。

风月总无边

休眠与澎湃

◆ 何菲

女友抱怨自己最近发福嗜睡，意兴阑珊，容易光火。全家去自助餐，她欲拍照发朋友圈寻乐，却被丈夫视为无聊和招摇。她愤然出走。出走是她此刻唯一的出口。那几小时她沮丧发怒委屈流泪，却感到荷尔蒙微妙回升的快慰，事后回想，所有的神经病发作都是荷尔蒙稀薄惹的祸。

我表示认同。每当我听提琴演奏从小调过渡到长调的那个拐点，会心颤不已，既而温柔地瘫软，光洁的手臂瞬间起一层鸡皮疙瘩，这都拜荷尔蒙起伏所赐。年初有几晚我沉溺于“星你”，剑胆琴心却有着禁欲气质的都敏俊最大程度激发了女人对意念中还欠缺的一名重要人物的构思与意淫，有种空寂隐忍的性感。午夜关机后揽镜自照，似比平日明艳不少，不由喟叹：荷尔蒙在是重要的原动力，许多不可思议的际遇、心绪和灵感都与它有关。据说在美国，许多女人每日大量服用荷尔蒙，为了继续葆有对生活的热情，也包括性。那天友人说，你发现吗，大凡做出奇形怪状事体的女人，多半生活不调匀，想来也是可怜人。

当然调匀的生活对激情有着致命损耗，荷尔蒙处于恒定、近乎休眠的状态，这也是许多艺术人士屏蔽婚姻的原因。春的本质是播种，爱的

本质是荷尔蒙。爱过的人都曾有过上天人地不眠不休的激越阶段，等到能挑剔性格差异时，已经过了化学反应强烈期，从此荷尔蒙走下坡路。唯有当敌情出现，肾上腺素才会再度飙升。与其说一见钟情，不如说一见钟欲，这欲，如露如电，如梦如幻。至于单恋，所有剧情只在内心跌宕，这种虐心的抽风其实是多余荷尔蒙的释放，只与自己有关，他们的心也并不会在破碎之处变坚强，因为他们不是真的在恋爱。

普京不算俄罗斯标准帅哥，却澎湃着荷尔蒙的气息，他是地球上面积最大国家权柄的象征，更是男性英挺强势、可资依赖的符号，他的魅力在东方世界达到最大限度的饱和。《燃情岁月》里，崔斯汀的放逐气质和那颗永不遏止的自由初心多年以后仍让心狂跳不已，同样具有这种气质的是安东尼奥霍普金斯饰演的上校父亲，他的荷尔蒙信息早已浓缩至了细胞里。

日本遍地都是情人旅馆，夫妻也时常会去那儿亲热，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度，爱侣们能单独相处的机会有限，情人旅馆提供了让人暂时抽离现实、不断角色转换、提升异质感和新鲜度的公开秘境，他们成了用灵魂的裸露实现身体疆场驰骋的梦游者，这是另一种缠绵悱恻了。

美食需要说法

烤羊肉

◆ 钟浩玲

烤羊肉不同于烤羊肉串。羊肉串用钢钎穿成串，可直接架在火上烤。烤羊肉的肉却是丝丝条条，只能放在一只炙子上烤。南方人没见过这炙子，看着它就像从前大街小巷里的沙井防堵地漏。炙子铁条间缝很窄，既要让火苗蹿上来，又要保证羊肉丝不掉落炭火里，羊肉被烤得冒油冒烟滋滋地叫，油星子滴入炭火里，溅起一串火苗，火苗蹿上来舔着羊肉，互相撕咬纠缠，这时香气最盛，盛得满街焦香，闻者一下就饿了。

烤羊肉最初是穷人的美食。1848年，北京什刹海银锭桥边来了一档烤肉摊，小贩姓季，每天用人家卖剩的羊肉边脚料切成丝丝条条，拌上酱油、芝麻油、姜汁和醋，腌上一阵，放到炙子上烤，一边烤一边洒上葱丝，执一支长铁叉翻翻拨拨，羊

肉丝烤熟了再撒上一把香菜。那时候来路边摊上光顾的，多是苦力脚夫，他们买不起整块羊肉，就吃羊的边角剩料，跟季师傅说，来四两吧，有的甚或二三两。季师傅按量切给人家，多少不拘，照样放炙子上烤，工序一道不欠，烤好了撒一把香菜，放到一只只敞口的烧饼里递给人家，这塞满羊肉丝的中式汉堡，油滋滋热烘烘香喷喷，咬一口啊美得欲仙欲死。

1927年第三代季师傅掌勺，搭一个铝板棚，内摆放8张桌子，“烤肉季”便从摊商变成坐商。又过了18年，终于筹足钱银在银锭桥旁买下店铺，从此登堂入室，把烤羊肉变成无人不知的清真美食。

北京人喜欢搞名堂，比如把烤羊肉的口味按照烤的程序及调味，

诗歌口香糖

无题(364) ◆ 严力

- ▶ 谁也没见过时间的背影
因为没有谁能
走在时间的后面
- ▶ 如果永恒想表达谦虚
就只能说
自己对自己感到了疲倦
- ▶ 没有一场风刮错姿势
没有一场雨从半空缩回去
你知道吗
那轮体内的月亮
遵守着身体制度的圆满
在修养之外
- ▶ 时间不分名牌不名牌
但手表有这样的虚荣

当滑出限度和规则跑道的一瞬间，荷尔蒙达到峰值，外在的一切都消失了，我不再是我，又似乎这才是我。北岛说，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都市专栏



分成老、嫩、焦、糊、甜、咸、辣等若干种类。再比如，把吃法楞是分文吃和武吃。文吃就是不劳自己双手，让店家烤好了肉再端上来。武吃呢，就是自己动手DIY了。这个动手架势大过于实际，五六条汉子围着一只大炙子，每人手执一根一尺二寸的“六道木”，儿戏般地撩拨着炙子上的羊肉，边撩边划酒，一只脚还要踏在条凳上，三两下手势，羊肉就熟了。此时个个满脸油光，很爷儿们也很土匪。可惜这种痛快的吃法已成过去。烤肉季今天是五星钻石食府，来者斯文高贵，烤羊肉的炙子干脆就换成平底锅了，那种烤得羊肉滋滋叫、火星四溅的情形不复再现。它已经与穷人无缘：且不说一份烤羊肉起点要一斤；一小碟青菜，竟然也要价52元。

丰子恺的画意

阿宝两只脚 凳子四只脚

丰子恺 丰一吟 (父女/画文)



这幅画有很多人喜欢。看了往往哈哈大笑。阿宝是人，凳子是家具。人当然是两只脚；凳子如果不是两只脚的话，人坐上去不是要倒下来吗！所以凳子必须四只脚。那么，干吗要给凳子穿鞋呢？天真烂漫的阿宝认为：既然人有鞋穿，凳子也应该有鞋穿，于是她把软妹的一双鞋也拿了来，让凳子的四只脚都穿上了鞋。然后兴奋地叫起来：“爸爸妈妈快来看：凳子也有鞋穿了！”爸爸妈妈跑来看了。妈妈说：“把两双鞋都弄脏了！”爸爸却认为这是难得的画材，连忙拿起速写本把这情景画下来，成了一幅有名的画。

河的第一条岸

文化的精神 ◆ 河西

手执一把团花折扇，挡住红唇下的一小块白暂肌肤，侧脸，娥眉下，一双含情目，微笑上挑。

《良友》画报，风花雪月的月份牌女郎笑靥迎人，自1926年2月正式出版以来，一炮打响，成为沪上知名的生活类杂志。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赵家璧先生主持，地址：北四川路851号（今四川北路861-865号），出版的图书杂志，大俗，亦大雅。今日时尚杂志的先驱《良友》画报之外，赵家璧主编，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等人编选，蔡元培做主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年），煌煌十八册，堪称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最重要的选本。

这真是虹口文化史上应该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正是因为这些文化人的存在，虹口的街道与居所，才成为文采风流之地，尤其是北四川路一带。

在景云里居住的时候，鲁迅过着半封闭的生活，迁居大陆新村后，鲁迅的生活习惯没有太多的改变，依旧是位超级宅男。虹口公园离此很近，可是他却极少光顾，偶尔，他会去看场电影，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喜欢与书籍为伴，读一下鲁迅日记就知道了，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著名的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在山阴路和四川北路的交界处，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成为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

之所。内山完造的左翼倾向是虹口地区书店的一个缩影。1930年谢旦如创办的公道书店位于中州路2号，是地下党和进步文艺工作者重要的联络点，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就在此装订发送。

而三年前，即1927年12月，太阳社成员阿英、蒋光慈、孟超等人租下北四川路虹口路口一倒闭的西店铺，成立了“春野书店”。13日，书店开张，同日，他们在《申报》上刊登了广告启事：“专卖新文艺书籍，今日起先行营业”、“本店出版书籍杂志、兼代售创造社、北新、开明、光华、亚东、泰东、新月及其他各大书局新文艺书籍”，实际上，还兼发行党内刊物。唱主角的自然是他们太阳社的成员作品1928年，他们推出了《太阳月刊》。

在左翼的另一面，新感觉派的刘呐鸥、施蛰存等人，1928年在东宝兴路北四川路口创办、翌年迁至北四川路公益坊，更名“水沫书店”，而当时的施蛰存年仅24岁。为把书店办好，辞去了松江教职，举家搬至大兴坊5号，与戴望舒等人编辑《新文艺》月刊。

当时每家书店都小小的，编书与卖书并存，就是在19世纪末至解放前，虹口涌现出书店33家。这些油墨飘香的书店，虽然都已经成了历史，却似乎仍然在照耀着后来者，去探寻他们的足迹，接续一种文化的精神。